

新安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新安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 編

順節夫人墓誌銘
朝議郎左補闕內供奉
順節夫人姓李氏隴西成
大唐景皇帝七代孫
法陽公寧曾孫
神縣中郎太守傅少女左補

政协新安县委员会第四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李尚华

副主任：张友仁 吕明月 李秀章

委员：裴西川 郭金声 赵跟喜 郭道新 崔建选

2674/30

目 录

又进了第一监狱·····	邵文杰 (1)
我的革命导师——邵文杰·····	郭鲜人 (13)
韩钧的一封信·····	吕明月供稿 (15)
张同智智平两风波·····	介祥五 张士谦 (17)
对新安县第二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回忆 ·····	郭志信 介祥五 韩汝霖 (21)
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工商局 ·····	李茂修 常反生 高洪涛 (29)
抗日时期的窑头农会·····	翟耀整理 (31)
渡口排险迎黎明·····	张士俊整理 (34)
豫西干校沿革·····	翟耀整理 (37)
石寺反霸斗争纪实·····	介祥五 郭志信 韩汝霖 (41)
李璠传略·····	李 珂 (43)
我任新安县中校长二、三事·····	孟志昊 (46)
新安县第一所小学的创建和发展·····	吕明月 (51)
张同智与西沃高小的创建·····	张士谦整理 (55)
崇实中学始末·····	高 杰 (60)
毛国智与金阳小学的创建·····	毛钦堂 (62)
最珍贵的遗嘱·····	刘志信 (66)
铁门高小十三学生事件·····	聂治华 (68)
张钫家族墓志·····	赵跟喜供稿 (70)

张钊先生的童年·····	郭志信	(75)
张钊先生《慎恭先生像赞》·····	张宗子 朱万英供稿	(77)
王广庆先生轶文·····	张宗子	(78)
从受共产党的感召到成都起义·····	傅尚德	(81)
人民六医郭崧峨·····	郭鲜人	(86)
邓书才先生轶事·····	邓志尚	(89)
忆刘冠吾先生·····	刘子信	(92)
裴袞事略·····	邓志尚	(95)
艺人黄德方·····	邓志尚	(102)
丁宝桢后裔在新安·····	张治国	(108)
五十年代的新安农场·····	王书声	(110)
韩擒虎名里考辨·····	张宗子	(112)
韩擒虎故里和他的墓园——韩王庙		
·····	邓志尚 郭书屏	(114)
五个康保闹新安·····	孟志昊	(116)
新安县邱沟煤矿公司开办始末·····	张治国	(119)
杏树沟邵家窑洞惨案纪实·····	张治国	(123)
日寇侵占后的铁门·····	杨锡元	(127)
铁门青龙寨“灵羊会”·····	张建华	(131)
新安烫面角的由来·····	刘隆基	(133)
解放前铁门商业的概况·····	杨锡元 刘启明	(136)
新安“三药”·····	傅实 张士俊 高文华	(139)

又进了第一监狱

邵文杰

啊，第一监狱，
我又来了，
你依然是这样的森严、清冷，
依然是这样的黑暗、寂聊（寥）。

一年七个月的离别，
我以为和你永远的别了，
不知道由徐州监狱，由反省院，
重新又回到了你底怀抱。
在你冰冷的怀抱里，
我又回忆到你前次的照顾：
几乎将我底生命吞掉！

啊，第一监狱，
你太残酷了！
在你底怀抱中，
我度过了二年韶光。
二年来，
我住过八个月独号，
戴过八个月铁镣，
清冷、孤寂、病魔，

整日、整月、整年，
将我素弱的身躯困绕。
眼睛模糊了，
头脑昏晕了，
少年底鬓角已现苍老。

啊，第一监狱，
用你底威严，
用你底残酷，
欲使我屈服，
欲使我在你底膝下拜倒，
欲榨出我底智慧，
使我昏迷
向你蛙一般的尊者讨饶。

但是啊，
我不曾为你屈服，
不曾在你底膝下拜倒，
你也没有榨出我底智慧，
使我昏迷，
向你蛙一般的尊者讨饶。

反而啊，
我受了你底恩赐，
 受了你底洗礼，
 受了你冰铁底锻炼，

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使我底智慧更加清晓，
使我更加勇敢、坚忍（韧），
更敢高傲地踏上征途，
不怕你豺狼挡道，
啊，第一监狱啊，
你使我血底温度更加增高！

我自从离开了你，
到徐州——
换了比你更伟大的监狱；
在你的室寓中，
至多能住五人，
徐州啊，
宽广的屋中，
能居住百余，
百余人
连坐，连睡，
同读，互教。

我曾尽过我革命者底任务，
将同难的朋友们，
向着征途，
向着走进自由王国底大道引导。
在凄寂、冷静的狱中，
我曾将革命底烈火燃烧，
教他们读书，

教他们斗争，
教他们在实践中领受教训，
在实践中将自己充实、熏陶。
教他们知道现世界底动向，
是苦难者为了“活”，
为了“自由”，
向压迫者反抗的时候，
是资本帝国主义崩溃的前宵。

同难的朋友们，
一旦得到了启发，
便消失了素有的苦闷，
消失了狱中底眼泪，
像金蛇脱壳似地，
现了喜笑、欢跃，
勇敢，坚毅，沉着，
慢慢地在他们底心中生了根苗，
啊，第一监狱，
你赐与我的生命力不少！

在反省院，
在狐狸一般的反省院，
在迷雾、深宫似的反省院，
在冰样、铁样的反省院，
在阴气笼罩着的反省院，
第一监狱啊，
我因为受了你底熏陶，

受了你底锻炼，
并不曾将航海的帆舵失掉！
它虽然使我底笔下迟滞，
使我底思想笨重
使我底行动拘束，
都不曾将我迷惑！
将我困住，
或将我底理智吓跑。

在它底口中，
我始终是坚硬的，钢铁的，
它底牙齿，
它底胆液，
并不曾将我碎了，化了，
却又给我一新的，新特的认识，
使我理智与实践底囊中又多添一宝。

尤其是啊，
战云清晰地摆在我底面前，
这全面抗战的伟举啊，
真使我欢呼，高叫。

我企图着早日释放，
早日奔走在前方后方，
洒我革命者最后一滴血，
以救我中华民族底危亡，
国运的摆摇；

但是啊，
这样的思念，
已成虚幻，
已现漂渺。

也许是反省院真的结束，
也许是我底刑期不到，
也许是为了我底态度不当。
得罪了尊者，
被转入绥署，
送回了你底怀抱。

啊，第一监狱啊，
又相会了，
又会见了你底独号大号，
你依然是这样的森严、清冷，
依然是这样的黑暗、寂聊（寥）。

现在啊，
我恨你。
比起三年前底恨你哟，
那时底恨还是很少。
那时底祖国，
虽然觉醒了，
有无数的人们在奋斗，
有数千代万的生命在活跃，
但是啊，

还没有今朝：
还没有这为了中华，
 为了祖国
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起奋斗的今朝；
还没有这为了远东和平，
 为了世界和平，
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精诚团结，
 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拼死活的今朝。

那时的祖国啊，
还有点麻木，
下曾（层）底群众虽然动了，
而统治者依然在，
 讲‘友邦’，
 讲‘亲善’，
 讲‘提协（携）’，
压抑着群众底呼号。

今日啊，祖国，
已完全觉醒了，
已不甘忍受日帝国主义者，
 伸向吉、黑、辽、热
 伸向冀、察、绥、晋的毒爪；
不甘屈服在日帝国主义者底铁蹄下，
作它的奴隶，
 终日地哭泣、号咷。

要振作，
要复兴，
七月七日，

已发动了复兴的号炮。

要自由，
要自救，

“八一三”底上海底天空，
也有空前未有的战云展招。
由日本军部发出的夸大的狂言，
已被我英勇的男女战士钩销，
四万万五千万人所筑的血肉的长城，
已阻止了侵略者底利刀，
已使日本军部底尊者，
心寒，胆颤，
目瞪，舌焦。

国际底风云也在旋转，

‘侵略狂’‘爱和平’两者底对垒，
更加深刻，
更加尖锐，
更加分明易晓。

国际底战云已现了端倪，
在时时刻刻地变化、演奏、呼啸。

啊，第一监狱，
你又紧锢了我，

仍是这样的水泄不通，
像一个铁的箱体，
贴着封条。

你隔断了一切，
使我看不见战云，
看不见澎湃的怒涛。

你限制了我底脚步，
你限制了我底言语，
你更想限制了我底思潮，
你不许我干预国事，
难道我是汉奸，
是走狗，
会将我底祖国埋葬、送掉！
你把我从全面抗战底队伍中斥出。
难道我不是热血的青年，
不是有用的人材，
不会为祖国效劳！

你呀，第一监狱，
你太残酷了。
你真使我愤怒，
使我咬牙，切齿，
想把你在历史上底地位抹掉。

你，第一监狱，

你一定有被抹掉的时候，
你经不起暴风雨底狂扑。
暴风雨会将你扑倒，
使你形消。

啊，看啊！

暴风雨已扑到了你底怀中。
你统治下底狱卒，
他们已不似昔日底残酷、狠毒，
已将狰狞的面孔变作微笑。
他们也知道我们无罪，
我们是为了祖国，
为了人类，
才入了监牢。

啊，第一监狱啊，
你底末日已到！
在你的遗址上将筑起舞场，
工农群众们
将在工余、饭后，
携着手，
在你底上面歌唱、舞蹈。

1937. 11. 27

于河南第一监狱

附：邵文杰同志的说明：我1933年11月在开封被国民党逮捕，先后住过省警察厅看守所、开封绥靖公署禁闭室、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徐州陆军监狱和开封反省院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交涉与斗争，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撤销反省院。开封反省院与1937年10月撤销。撤销时把五位共产党案件的“犯人”，经过绥靖公署又押送第一监狱，我是其中之一。又经过和国民党的反复斗争，直至1938年3月才被释放。

《又进了第一监狱》一诗，是1937年11月，我在第一监狱时写的。将出狱时，为了躲避狱方检查，我把诗稿藏在《汉译日语辞典》一书外加的封皮里边带了出来。1940年9月我去延安，此书留在家中，至今已历时52年，没想到还能发现此诗。当新安县志办公室张友仁同志和裴西川同志给我送来该诗稿的复印件、抄件和新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告诉我发现此诗经过的信时，我非常高兴，真象突然见到丢失了数十年的孩子似的。新安县委党史办给我的信中说：

“义马火车站编志室张治国同志……春节前来说，他在（新安）克昌西北隅他姑父邵玉鲁家发现您早年用过的一本《汉译日语辞典》，……我们听说是您用过的书，就让张设法尽快把书带给我们。今年3月9日他把书带来了，我们一看，该书是世界书局出版的……书的扉页上盖有‘河南反省院训育科查论’和‘徐州陆军监狱书籍检查’两个铃记字样。审查书的外包皮不象是原有的，而是您用兰平布和大楷字纸裱糊后包装起来的。当拆掉包皮后，发现包皮中夹有一叠64开黄色红格纸上，写有密密麻麻的已退了色的钢笔字。仔细看后，原是您五十二年前——1937年11月重进‘第一监狱’后写

的一首长达8张25段的新体诗。这叠纸象是从某个笔记本上撕掉折叠后夹在该读书外包皮之中的……”

我十分感谢邵玉鲁同志，感谢张治国同志，感谢新安县委党史办的同志，感谢张友仁和裴西川同志。

邵文杰

1989年5月6日

（邵文杰，新安县人，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主任，并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我的革命导师——邵文杰

郭 鲜 人

一九三九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和从兄郭宣智正在家中吃年夜饭，同学牛凤麟（据说一九四八年在解放潼关战役中，担任某军分区司令员，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不幸牺牲）和另一个同学吴祖太（在职业学校高我一级）引着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到我家。这青年眉清目秀，神采奕奕。牛凤麟对我说，要在我家开个座谈会。并要我立即通知本村（刘庄）另外两位同学——李瑞璉和郭子防也来参加会议。

人到齐后，我领大家一同到我家闲院的客房中，牛让我和从兄也参加。

会议开始，首先由牛凤麟（大我五岁，是我最亲密的窗友）简单介绍新来的青年是邵文杰，本县克昌人，并说明了他的来意。接着邵文杰谈话说：日本已经占领了华北，侵入开封，进入平汉线，到处奸淫掳掠，实行三光——烧、杀、抢政策，无恶不作。而国民党却持不抵抗主义，“飞毛腿将军”刘峙一夜后退800里，把我大好河山供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青年学生，应当组织起来，向父老兄弟姐妹们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寇暴行。大家动员起来，枪口一致对敌，不能坐以待毙……。他讲了许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接着，给每人发了一本油印小册子——《论目前形势与任务》。大家共同学习这本宣传材